

和中学同学聚会也让鳗鱼感慨良多。在餐桌上,那几个来自北京、上海的同学明显比她思维活跃。

“他们参加的兼职、社会活动多,见识广,练得能说会道,我坐在人家边上就跟个‘小白’一样。”鳗鱼回忆当时的情景。

进入大四,鳗鱼和本专业的同学一起回到了位于市区的山师本部。让艺术设计专业的大四学生回到本部,是学校为了方便学生们实习、找工作出台的措施。刚刚回到本部的鳗鱼有点不适应,她住的宿舍楼老旧得像《致青春》里的宿舍楼,宿舍阿姨还要帮着灭蟑螂。

但鳗鱼觉得现在的校区才有点像想象中大学的样子,什么人都能进校园,坐公交出去实习和面试特别方便。只是过去三年与社会的脱节,让她时常觉得自己骨子里还是个“小白”。

回首过往,鳗鱼认为自己四年前的人生选择出了问题,当时应该选择个好城市,而不是好专业。

其实,不仅济南如此,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大学扩招,中国很多城市的高校都在城市远郊修建了新校区,然后形成了大学城。“大学像升级版高中”,早已不仅仅是一地一城之叹。

北京大学的小祎两年前毕业于位于深圳的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大学城很漂亮,在一座景色秀丽的山里,买东西需要坐班车到镇上,即使去并非市中心的世界之窗,都需要一个半小时,小祎在深圳呆了一年,可真正见识深圳城市魅力的次数,还是个位数。小祎几乎被憋出了内伤,想不到都读研究生了,却又回到“高中”了。

跟高中生一样,小祎和同学们一起上课,一起吃饭,一起春游,一起开读书会。好在出于就业考虑,第二年专业的所有学生就转回了北京本部。

这些国家

正让大学重返城市

本报记者 张亚楠

大学和城市相辅相成,城市为大学提供完备的公共服务与物质支撑,大学源源不断地为城市提供大量知识、技术精英,并赋予城市独特的个性。设在郊区的大学城的确缓解了紧张的城市空间,推动了城郊文化发展,但也造成了大学和城市文化的割裂。不仅中国,一些发达国家大学也经历了“城市中”——“走向郊区”——“重返城市中心”三个阶段。

20世纪60年代后期,伴随着城市急剧扩张、城市中心区城地价大幅上涨、市区人口拥挤、大学办学条件急剧恶化等变化,法国、日本很多大学开始转移到郊外。

30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高校也在经历郊区化,一方面源自于高校扩招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另一方面也受到国外大学城建设的影响。

较为封闭的郊区大学城,不仅与周边社区生活相对隔阂,也与城市中心区域隔阂。一方面,大学生的成长环境脱离社区生活,远离社会,影响了其社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大学远离市区,让都市中心内城文化资本弱化或流失。

鉴于大学告别城市进程中的诸多教训,近年来,世界各国陆续掀起了大学返回城市的热潮。1990年4月,法国国家教育部大学领域管理部门作出了几项改革大学建设的决定,包括让当时人们甚感意外的“让大学重返城市”计划。法国教育部鉴于大学郊区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孤岛”现象,坚持“在城市心脏地区建设、发展大学,让大学融入城市”。因为大学是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建设的活跃元素。近年来,日本受老龄化、少子化以及城市中心地价变动等因素的影响,也出现大学“返城”现象。

大学孤岛



位于郊区的南京江宁大学城,都市存在于3D地画中。(资料片)

远离喧嚣,未必就能做好学问

目前济南市主要有两个大学城,一是济南西部长清大学园区(济南大学科技园),这是济南最大的大学园,以本科层次院校为主,规划面积43平方公里,目前有10所大学入驻,15万师生;二是济南东部章丘大学园区,以职业类院校为主,兼有少数本科层次高校如山东财经大学等,目前有16所院校。像鳗鱼一样,大部分大学生初到泉城,看到的不是趵突泉,而是一个地广人稀的郊区。

“对学校来说,在郊区建校区是无奈之举。前些年在大学扩招政策的影响下,市区老校的空间不够用,又没有土地批,学校只得负债兴建新校区。”山东财经大学一位老师对记者吐苦水说。

济南一所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老师赵皇认为,本科教育是一个全人教育,从大学生发展周期来说,这个时期正好是大学生和社会建立深度了解的过程,把他们放到郊外,事实上是把他们和社区隔离了,不利于大学生和社区的融合。

赵皇说,有很多人设想,远离喧嚣的大学城会让学生们安心做学问,把一些基础性知识打牢。但通过跟学生们的交流,他发现现实不是这样。

因为地处偏僻的实际困难,有些老师在做教学计划时不得不降低要求。比如,一些本该下社区实践的课程改为由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模拟问答。一些最好

去市区做的调研改为在校园中进行。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一名教师说,在应用型艺术领域,远离市区给学生发展带来的不便也非常明显。博物馆、美术馆、演出场所等都在市区,每次组织学生们到博物馆或美术馆参观都要派专车,花费时间和金钱。

去年9月份,学校举办艺术节,拍卖、推广学生作品。本来相对于艺术家作品,学生作品的市场号召力就有限,加上展馆设置在偏远的长清校区,很多人对参展很犹豫,这让学生作品的推广更困难。

山东女子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宿建沛曾针对大学城问题做过专门的调研课题。她说,不仅仅是社会工作、应用型艺术等专业需要紧密接触社会,在国家提出省属高校要定位于应用型大学的背景下,要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几乎全部专业都要与社会多接触。可实际情况是,大学城就像远离社会的“孤岛”。一到寒暑假,尤其是寒假,学校停止供暖,商店关门,处于郊区的大学城几乎成为一座空城。学生们想做个兼职都不可能,又何谈接触社会呢?

“他们都是些十几岁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很期盼有对外发声和展示自己的机会。但仅仅依靠课堂,不能满足他们发声、交流、碰撞的欲望。”山东师范大学历史和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孙秀说,大学“孤岛”导致的结果是,她的很多学生把对理想大学生活的梦想寄托于考研,他们试图考到北上广的高校,寻求一个更丰富的城市平台。

(文中部分受访师生为化名)

一把剃刀里的“农村包围城市”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于民星 冯岩岩

在最近举行的第六届《小说选刊》奖颁奖典礼上,山东作家王方晨的《大马士革剃刀》荣获短篇小说奖。这部以济南老城为载体的小说,被誉为写出了“老中国”的神韵和味道。从《公敌》、《老大》到《大马士革剃刀》,王方晨从农村写到了城市。但他觉得,他向读者展现的并不是被城市吞噬的乡村,而是乡土文化包围着的城市。

短篇小说《大马士革剃刀》虽有一个洋名字,其实却是一个乡土味儿很足的济南老城故事。

故事发生在老城街道拆迁前一条名叫老街的地方,讲述了因为一把大马士革剃刀的丢失,而引发邻里共同守护他们共有道德的故事。小说发表后,很多读者被文中无处不在的济南古城的风土人情与语言吸引住了。

“我们老街人都信这个,一天早上,鹅去涤心泉汲水,踩了一块石头,回来就受了孕,生下来的就叫石头。这有点像古史传说,姜嫄履帝迹而生后稷。不同之处是,姜嫄生稷,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鹅则说什么也不肯丢。鹅十月怀胎,老街人都看得见。是在半夜里生的。瓜熟蒂落,神不知鬼不觉。”

一段情节说下来,有网友感觉,很像芙蓉街里某个巷子发生的乡里乡亲的事,话也说得是一些旧时的传说与老理儿,倍感亲切。而这也正中作者王方晨的“下怀”。

“济南文化和洋溢乡土气息的文化之间是相通的,写济南,其实也是在写乡土。”王方晨说。



王方晨

王方晨是山东金乡人,中国作协会员,写了近百部小说,大部分与乡土有关。一些熟悉王方晨的读者以为,撰写了几十年乡村故事的他从《大马士革剃刀》开始写城市,但王方晨只是借用济南古城,写的仍旧是乡土风情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作家创作的两大空间,一个是城市,一个是乡村,但文学不能用这堵墙去隔开它们,因为地理可以隔开,但历史、人性、命运却是隔不开的。”王方晨说,他希望引导读者与他一起去回忆和寻找中国这种原生态文化的人生意义。

在王方晨的另一篇小说《公敌》中,他没有写到城市,却写到了农村包围城市。

《公敌》讲述了一个鲁西南村庄由贫穷小村一步步脱胎换骨,变成当代“乡村帝国”的历史进程,

主人公既有领袖“韩爷”,也有见证者、扰乱者,乃至敌人。王方晨将城市作为小村的“敌人”展现,“乡村”与“城镇”之间有着刻骨铭心、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直观表现为庄上人对镇上人的仇恨。“他们天生拒斥任何有可能损害土地尊严的行为;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又使他们在土地与非农业生产之间游移不定,由此形成了庄上人对塔镇的复杂感情。”一篇评论中写道。

《公敌》可能被人们读成一部家族史、村镇史、人物志,但王方晨最希望人们感受到乡土中国的文化力量。“过去,无数农村青年用他们的青春融入城市,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王方晨说,“韩爷却不同,他将城市对农村的吞噬反了过来,用经济的手段,使农村包围了城市。”经过韩爷这一代人的努力,“佟家庄”终于“吃掉了塔镇”。

可人们想不到,农村经济学成功的诀窍竟是主人公“韩爷”找回了在农村丢失的乡土文化——一部《论语》。

在《公敌》中,有一个情节可以“读懂中国”,那便是“韩爷”组织村里人到曲阜游玩,每人带回一本《论语》。其实,这是1983年王方晨考入曲阜师范学校时,走在整个曲阜古城里的亲身体验。在儒家文化重新被重视的今天,这段经历成为王方晨揭示乡土中国文化内涵与力量的一个索引。在《公敌》中,韩爷通过《论语》稳定了人心,占领了道德高地,随后又通过秩序建立实现了“新加坡”式的经济发展,让落后的乡村成为现代化的乡村帝国。

而王方晨希望,通过他的小说,可以让读者唤起中国乡村时代变迁的集体记忆,同时在回忆中找回传统,并以此看到未来。